

宏歌嘹亮

欧洲杯成为人性选修课

□央视主持人 刘建宏

小组赛最后一轮，留下还是离开是最重要的问题。压力之下，足球将人性充分放大，欧洲杯再次成为一堂自我认知的选修课。

俄罗斯的意外出局再次告诉我们，足球世界人性的弱点依然随处可见。A组随之而来的沧桑变幻一如我们的人生一样诡异无常。当危险临近时，不要说俄罗斯人

自己未能察觉，就连我们这些局外人也把他们的闲庭信步当做了稳操胜券，以至于阿尔沙文的“读书”镜头被解读成标准的自信。

希腊人顽强地留下了。当他们的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、普罗大众被批懒惰成性不思进取时，球队的胜利折射出这个国家文化的另一面。一场胜利不足以使国家摆脱危机，他们要想复制2004年的神话更是难上加难，但这何尝不是对国家最

好的一种安慰呢？

波兰的出局再次反击了足球圈盛行的阴谋论。人性的贪婪和东方文明的结合是阴谋论生存的土壤，东道主分组好是阴谋，再进一步几乎可以看作是阳谋，但欧洲杯没有这样的禁忌。东道主得到照顾在情理之中，但要想出线，没有点真本领还真没戏。于是，你看到了波兰开场之后的猛攻，也看到了急攻未果后的无奈。

但是，实力的不济反衬了波兰因足球而团结一心的

光辉，华沙街头的红色海洋令人记起10年前的韩国红魔。尽管不少中国记者抱怨波兰、乌克兰的赛事组织能力及其基础设施，但足球不应是贵族运动，不能被发达地区或国家把持，波兰和乌克兰即便成绩不够理想，也有资格享受最高水平的赛事。其实，这里诞生了博涅克、舍甫琴科等巨星，也许若干年后，在这次欧洲杯的激励下，又一代博涅克、舍瓦会脱颖而出。

天才与个性总是共生的。荷兰因天才太多，于是个性就难以协调。2010年世界杯前，他们尚能和平共处，但一个世界亚军再次让天才们开始释放桀骜不驯的个性，于是，几乎相同的一支球队却很难再展雄风。天才一旦内斗，杀伤力往往低于常人倍数。

可能正是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普兰德利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巴洛特利。这个敏感、自恋、脆弱而又天赋超群的年轻人很容易被激怒，也很

容易掉进陷阱。所以，普兰德利不仅自己保驾护航，还给巴洛特利找了一个好伙伴。让卡萨诺去当别人的老师，这是很多教练想都不敢想的。让一个接近成熟的坏小子去教另一个等待成熟的坏小子，这真是一招妙棋。于是至少到现在为止，坏小子的表现一切正常。

接下来，欧洲杯将进入淘汰赛，那是更加残酷的竞争，也必然上演更加精彩的人生故事，让我们继续选修下去。



波瀾老成

□作家、制片人 郎启波

博爱 伪球迷的基本素养

每逢欧洲杯世界杯，男人们之间的话题多半都与足球有关，当然也有不少女人加入其中。一群人兴高采烈地讨论足球时，总会有一人突然一脸不解冒出这样的问句：“不明白你们为什么都爱熬夜看足球？有啥好看的？”我则一贯乐和地答道：“关你球事啊！”

这话出自我这样一个普通话不标准的南方人口中，猛一听还挺粗糙。对中国足球，早已无话可说，还能看也必须看、还能说还不得不说的，也只有欧洲杯、欧冠、世界杯了。再多一句题外话，“关你球事”原是我在云南媒体供职时，一群新闻民工组建的球队队刊名，不过那已是多年前的往事，而今只是一个回忆罢了。

当然，像我这样的人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伪球迷，因为我不是哪个球队的忠实粉，我喜欢和热爱的是每场球赛，更偏爱于技艺高超的

如西班牙之类的球队，当然也偏爱德国这样爷们得如同坦克般的球队，喜欢细腻而又钟情于男人间的体力对抗。譬如，我知道波兰不会在欧洲杯走得远，但依然期待他们在揭幕战能有一个好的开始，那是因为波兰有我喜爱的诗人米沃什……别人关于我球迷身份的真伪鉴定，我从不介意，重要的是，能享受到比赛带来的愉悦就够了。

还是扯一下A组吧，整个比赛过程简直就是一幕让人眼花缭乱的大片。剧本写得如此流畅，跌宕起伏，有起承转合，还有各种暗喻和修辞，奥斯卡的最佳编剧恐怕也只能感慨自愧不如。俄罗斯人如同他们广袤的地域一般，骄傲有余，得瑟有余，却稳重不够；希腊的胜利印证了置之死地而后生那句老话，我看到希腊进球后俄罗斯人的着急，他们离出线只差5公分而已，可谓是一念天堂，一

念地狱。

伤停补时阶段，我知道俄罗斯真的没戏了。他们的运气着实是差了点，正常比赛的对抗也很精彩，就因为精彩而让人恍惚这样的比分是早有预谋的。爆大冷门庄家们最高兴，他们显然已经是稳赚不赔地数钱了。我没有看到俄罗斯球员脸上有多少悲伤，除了泪珠打转最终流下来的球迷。各种阴谋论揣测，也足够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再说一下舍瓦吧，他带领的乌克兰也注定有个悲情的结局，与瑞典的首战有如回光返照。看着舍瓦，想得最多的却是齐达内，这两天谈到齐达内时，还有女粉丝禁不住潸然泪下。这将是舍瓦老最后的战争，他惟一的不足是不如齐达内那般优雅。

好戏还在后头。我现在要做的，就是邀三五好友，继续熬夜。

刺客列传

□旅英专栏作家 潘采夫

酒神大战旋转木马

A组最后一轮战罢，我竟收到一堆贺信，最狂热的一位封我为“预言帝”，因为在俄罗斯痛殴捷克之后，我在《如果你是纯种球迷》一文中写下“永远不要小看捷克队”。

之前，我批荷兰斯内德等一干人自私，引来大批痛骂，斯迷赐我谥号“懂球帝”。一个小小的足球，今生无憾矣，幸何如哉，当我死时，也可以有个墓志铭了，正面碑文是：“吾去佳一远甚。”背面写着：“欢迎参观二帝陵”。

但预言帝名不副实，我不只看好捷克，还说过不要小看俄罗斯，并歌颂他们简洁细腻明快清新，是米歇尔的徒孙全攻全守在东方的革命继承人。我还说过千万不要高看英格兰。话音刚落，俄罗斯人发了两场癔症回家了，沃尔科特神经刀痛斩瑞典。

关于俄罗斯，我什么都想到了，只是没想到荷兰病，竟然

也通过艾德沃卡特传染了。

那场比赛前，俄罗斯队员在漫谈，阿尔沙文在阅读，他读了一本村上春树的《旋转木马魔战记》。好一个文学青年，只可惜不是吉兆，旋转木马意味着镜花水月，裹足不前，虽然也有“魔战”二字，但“魔战时好一场你死我活，回头看只不过兜回原地。”一个旋转木马，真像大俄罗斯的命运，大帝，大林，又回到大帝。俄罗斯自有伟大的文学，阿尔沙文读什么不好。

希腊并不在我关注之中，2004年如果不是看雷哈格尔面子，估计一场比赛都不会看。没想到凯泽斯劳滕神话还有余温，希腊神话又上演了一次，老雷这辈子值了。希腊靠夺冠的狂喜，在经济危机中至少撑了10年。每个阳光暖暖的

午后，希腊人民都要喝着咖啡先打个盹然后清嗓音：“我靠，那一年青铜圣斗士紫龙……”这次又出线了，希腊人这几年就靠神话活着了。

希腊VS俄罗斯，阿尔沙文像一个吹笛笛的少年，在场上仍端着书看，队友们迷迷糊糊地跟在他后面。整场比赛，我只记住了一个人，一个镜头，人是卡拉古尼斯，镜头是他盘过俄罗斯套娃们，在禁区内摔倒，被裁判出示黄牌。之后，那是最震撼的一幕，卡拉古尼斯一手抚胸，一手画着十字，面目扭曲到变形，虎目含泪欲出，像一尊古雕像，蕴藏着悲剧和愤怒的力量。他追着主裁判跑，后者骇而疾走。

在那个瞬间，我从这个1977年出生的男人身上，看到了古希腊的悲剧、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及痛苦不能自己的俄狄浦斯王，充满了原始自然力量的酒神。我暗赞一句：“太悲剧了！不赢这还是人吗？”

这部戏的结局是：西方的古希腊赢了东方的大俄罗斯，悲剧。



新京报插图/赵斌



醉里逍遥

□新京报特派波兰记者 范遥

美女过剩 我有点惆怅

因为在四个城市间奔波，火车成了主要交通工具。乌克兰火车较少，多半都是清晨出发往车站跑。

虽说又困又累，但也不是全无好处，乌克兰的清晨美得让人心醉。这里日照时间长，早早就亮了，大朵的云，离地面很近，有些触手可及。若是再早一点儿，还能看到来不及退去的月亮。想到十几天前还在北京的我，偶尔见到一角蓝天，就在微博上诗兴大发，难免哑然失笑。

北京的涮肉和炸酱面，远比这里的肉卷和汉堡靠谱，何况西单大街的姑娘裙

子更短，毛发不重，身上都是滑溜溜的。但还是打心眼儿里觉得乌克兰不错，基辅的商场很小气，到处都是烂尾楼，苹果手机在这里太稀奇，因为没有报废年限的缘故，很多老爷车冒着青烟上路。整体来说，很像我十几年前的故乡，令人有恍惚之感。虽说我们见到朝鲜也会恍惚，但两种恍惚截然不同，对乌克兰的恍惚令人留恋。

这里很安静，城市没有一点喧嚣，更别提铁路沿途的乡镇了。当然，这要得益于这个国家连续多年的人口负增长。我随身带了一本《乌克兰史》，没时间看，但找数据还是很方便。据统计，乌克兰1989年人口为5180万，但随后一路下降，2001年为4840万，2007年降到4630万，2010年到了最低的4588万。

人口减少，并非因为他们闻所未闻的“计划生育”，而是因为出生率过低和对外移民。乌克兰政府鼓励生育，据说二胎、三胎都会给奖励，而且奖金逐个递增。乌克兰有一位英雄母亲，结婚21年来生下20胎，10个儿子、10个女儿，创下全国纪录，据说这位母亲的知名度不亚于舍甫琴科。

对我等娶媳妇成难题的年轻人来说，乌克兰可谓世外福地。这里每个男人都能拎一个漂亮姑娘出入，除了漂亮姑娘多之外，还因为男女比例是46%对54%。想到这一点，就有点惆怅。我们的男同胞，平日孤苦不论，偶尔上个相亲节目，还要被万人羞辱。

还有十几天就要回北京了，写了这么多他国之美，不知道会不会被骂，说实话，真有点心虚。